

第七章

掩人耳目

滔滔黄水所到之处，庐舍荡然，一片汪洋；黄河决堤，一时震惊中外！为了掩人耳目，蒋介石下达了什么密令？陈诚在新闻发布会上怎样大做宣传？由数千军民联合举行的抢堵表演，为何未能瞒过外国记者的眼睛？



1. 黄水所至尽成泽国，蒋公密令掩盖真相

新八师在花园口完成掘堤任务之后，留步兵1营驻于大堤，继续扩大缺口宽度，主力全部移驻于距花园口西南数华里的东赵集附近待命。

花园口掘堤成功后，商震为蒋在珍请勋，蒋介石授予蒋在珍青天白日勋章1枚，并发给其奖金3000元。

自6月10日起，天降大雨，连日不止，黄河水位猛涨，河水汹涌澎湃，直灌花园口口门，奔腾南下。缺口经湍急洪流冲刷，已宽达120余公尺。

原先未能出水的赵口口门，也于11日出水，并逐渐被洪流冲宽达300余公尺。

至13日晚，自花园口，赵口两处决堤而出之水，汇流于前后段庄，越陇海铁路，沿贾鲁河流域向东南泛滥，黄水所到之处，庐舍荡然，田园陆沉，一片汪洋。

对于黄水的流量、流速、深度，以及每日泛滥所至何处，商震都及时电告蒋介石。这些当年为寻常百姓无法见到的机密电报，今天已成为供我们了解历史的可靠资料：

6月10日电

郑州即到。武昌委员长蒋：佳已（九日十时）参战电计达劲密。吕师长报称：

（一）据中牟逃出之士兵数名报告：自阳午（七日十二时）以来，敌即向中牟攻击，至庚夜，（六月八日）围攻益急。因城周沙堆上敌炮兵向城内轰击，掩护其步兵爬城，坦克屡向城门冲击，我城内仅新兵一营，武器亦不完全，激战至佳寅（九日晨）被敌攻破，除少数被俘外，营长王慎修以下伤亡殆尽，仅逃回士兵数名等语。（二）昨晚以来，敌分数小股向我吕师茶庵阵地及宋师曹庄、黑庄阵地攻击。经我猛烈反攻，刻仍在原线对峙中。（三）花园口泛滥自昨日午前八时放水后，水流情形颇佳。据报：其水头沿京水镇以南、索须河、贾鲁河以东向东南流，刻已到达花庄寨西北

地区。同时，贾鲁河内已涨水一尺。余唯觉其流速甚慢，已令在今午十二时左右，再将其石坝爆破，或能使流速加增。谨闻。商震蒸寅（十日四时）印。

6月11日电

郑县限即刻到。武昌。委员长蒋：蒸寅（十日四时）电计达守密，（一）自昨午后，我阵地前方出没之敌骑均渐后退。敌大部似尚集结于中牟及以北之草土厂以南之姚家附近，迄今晨无变化。（二）泛滥水头已到花庄寨以东之琵琶陈，马堂东南，河石、石耿等村尽成汪洋，惟距铁路线尚有二十余里。刻仍催令在缺口处继续爆破工作，以期加增水量及流速。（三）铁路之基下已派人对准水头掘开数处，俾水到时，易于通过。谨闻。商震。真卯（十一日上午七时）。参战印。

6月13日电

郑州特急。武昌。委员长蒋：劲密。顷据刘军长和鼎文酉（十二日十八时）参战电称：顷据派赴赵口：视察之五十六师汤旅长电话报告：前掘之口，昨日大雨水涨，水流急向决口灌注，水头约丈余，口被冲刷十公尺以上。水势甚猛，西注至阳桥以东数里许，东南两面，一望无际等情。谨闻。商震。元（十三日）。参战印。

6月14日电

郑县即到。武昌。委员长蒋：相密。（一）据各方面派出侦探回报：花园口、赵口之水，自合流南下后，一股沿贾鲁河东南流至白沙镇附近，即漫溢出槽，致白沙南北一带均成泛滥。一股由铁路北之赤兔马经铁道桥洞南流入贾鲁河，现已派人乘夜将此处桥洞掘宽，冀其流量再加扩大。再东一股由铁路北之孤堆刘，一股由关坡桥，一股由李庄大马寨附近，均经过铁路桥洞合流南下，昨早八时即过中牟以东地区，沿贾鲁河经仇店、小王福堂、王寿村向东南流去，计程，今晚当已达尉氏附近，其幅宽约为四、五华里，深约三、四公尺。（二）中牟之敌，除昨晚有骑兵数百名向东南退走外，所余五、六百人尚在城南，四城门均用麻袋屯塞，给养困难非常。（三）本早七时至十时，敌机在赵口、花园口附近连续侦察五次，并曾用机枪向我监视部队扫射，我无伤亡。谨闻。商震。寒戌（十四日十一时）印。

6月15日电

郑县特急。武昌。委员长蒋：劲密。寒戌（十四日十一时）电计达。（一）接王劲哉师长寒设（十四日）电称：职部已到扶沟附近，刻黄水亦到县城附近，部队均在西门外土岗避水等语。（二）顷据许昌李专员芳池电话转，据鄢陵县长电话报称：县

北二十里之彭岗店，昨有黄水大流经村东北向扶沟境内流去。县北南曹集之敌兵四、五百名尽数向西北窜去。扶沟县长已回县城，电话已通。再，尉氏县之敌大部亦向朱仙镇移动等话。谨闻。商震。（十五日）印。

今天，我们从商震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大概了解花园口掘堤后，最初几天黄水泛滥的实情。

但是，另一种掩人耳目的宣传则在新闻舆论界展开。其宣传口径之一致，使当时不明真相的人民不能不信，不能不义愤填膺。

致使新闻界众报一词，做这种宣传的，是委员长蒋公6月11日下达给程潜的一道密令：

即到。洛阳。程长官：0448密。

（一）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情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三）第一线各部须与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中正真申（十一日十八时）令一元。

这道密令的第二、三条是为军事与交通计，第一条则明确指示程潜要掩盖事实真相，将掘堤放水嫁祸于日军。他这样做，是担心掘堤真相披露于世，将会引起民愤，抑或是为了激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之心？而今只能靠推断。



2. 商震发布假电文, 陈诚谎言骗记者

在蒋介石下达密令之前, 商震已事先做好宣传准备, 并由程潜提前呈报过蒋介石, 却是事实:

(衔略) 顷据郑州商总部电话报称: 黄河决口工作, 经于齐(八日)夜, (实为7日晨, 作者)在花园口以西施行, 至今晨九时工竣, 掘口宽约四公尺。截止佳(九日)二十时, 掘口处被水冲开, 已达四十尺, 水深丈余, 浪高三尺, 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 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等语。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 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 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 且阵地坚固, 敌终未得逞, 遂在中牟以北, 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 以图冲毁我阵地, 淹毙我大军。如泛滥确已成功, 当即披露, 并呈鉴核。职程潜。佳亥(九日二十四时)。参谋洛印。

蒋介石密令下达的当天, 商震就命总部参谋处将事先拟好的电文发向中央社。

于是, 从12日开始, 《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章, 均先后接中央社的电文, 做了如下报道:

(中央社郑州十一日上午九时电) 敌军于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 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 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 将该处黄河堤垣轰毁一段, 致成决口, 水势泛滥, 甚形严重。

这一报道开头所称时间, 比蒋介石下达的密令要早, 由此可见, 商震得到蒋在珍放水成功的报告后, 即将事先拟好的电文发了出去。而以下则是在蒋介石密



令下达后所做的宣传：

(中央社郑州十一日电)
黄河南岸大堤被暴敌决口后，滔滔黄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现我军民正努力抢救，因水势汹涌，恐难堵塞，现已越过陇海线，

有沿贾鲁河直入安徽与淮河合流之势。

(中央社郑州十二日电)暴敌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后，洪流已越陇海线，正向南继续泛滥，现白沙、中牟一带尽成泽国，难民均扶老携幼，纷纷向西迁移。郑州附近麋集难民数万，食住皆无，情况堪怜。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复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缺口处扩大轰炸，至水势甚猛，无法挽救。

(中央社十四日电)敌机数架，十四日晨七时许，复飞中牟以北黄河缺口处猛烈轰炸，故水势甚大。敌机又沿水头低飞侦察，遇我难民，即以机枪扫射。

在国内报界纷纷刊载“黄河南岸大堤被暴敌决口”的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公报，于是一些外国报章也据此公报做了报道。

掩人耳目的宣传，并不仅限于此，6月13日，军委会总政治部部长，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陈诚亲自出马，在武汉举行驻汉各国记者招待会。他在报告半周战况概要及敌方炸毁黄河大堤的经过时说：

“黄河水害，在我国历史上是一种慢性灾难，河水泛滥无常，全靠两岸筑堤来防范，若是偶一不慎，河堤溃决，河水便要狂暴泛滥，并且将整个河道改移，入海的河口相差至几百里。几千年来，中国的生命财产为黄河所吞没者不知凡几。中国的文明在古代是以黄河为中心的，此文明实以人道主义为基调的人力对于天灾作斗争的成绩。

“但是历来的黄河水患，都是出于天灾，而现在在我们目前，却出现了一项人类空前的罪孽，日本的狂暴军队竟以人力来帮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



和战区的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寇用飞机来轰炸我不设防的城市，扫射我居民，用毒气来毒杀我前线将士，用吗啡、用白面、用红丸，凡是可以亡我族灭我种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说到他们的奸淫掳掠的兽行，尤其是罄竹难书。然而目前竟用到了利用黄河来扫荡我前线士兵的计划，真是人类的理智所不能想象的。”

上述掩人耳目的宣传，也的确能够引起国内人民的愤慨和国际社会的注意。但是各国驻武汉记者却给国民党当局出了一个难题——他们纷纷要求到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这是蒋介石、陈诚所始料未及的。

外国记者的要求，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为让外国记者确信黄河决堤是由日军飞机轰炸所致，蒋介石命令程潜在记者去花园口之前，制造敌机轰炸的现场，并在记者到达时，进行一场军民抢堵的表演。

这个任务当然还是由驻在花园口附近的新八师完成。

3. 工兵奉命制造假象,军民联合表演抢堵

蒋在珍本就身染微恙,加之连日在堤上督工,弄得身心疲惫,病亦加重。从花园口到东赵集后,恰逢连降大雨,部队一时无事,蒋在珍便按军医主任陈金城的吩咐服药治病,并打算静心休养几天。军中琐事,均交副师长朱振民全权办理。

不料好景不长,数日后,商震忽然传达长官部命令,要蒋在珍速派人将花园口大堤缺口附近的房屋树木以炸药炸倒一些,并在堤上炸出部分“弹坑”,造成遭敌机轰炸迹象。同时要求新八师立即编写一份敌机轰炸黄河大堤及附近村庄的材料,并做好抢堵缺口的准备,以待外国记者到花园口实地采访时,配合当地居民进行“抢堵”。一切安排务必做到真实可信,勿使外国记者看出破绽。

这一命令,使本想偷闲几日的蒋在珍又成了忙人。

弄出一些遭敌机轰炸的痕迹并不太难,蒋在珍将这一任务交工兵连完成。

雨住之后,工兵连在连长马应援带领下,携带炸药和手榴弹,来到花园口,将大堤附近尚未进水的村庄中的房屋炸毁了几间,又将一些大树用炸药炸倒。然后又用集束手榴弹在大堤缺口两侧炸出一些“弹坑”。不过半天时间,工兵连便圆满完成了任务。

马应援回师部复命后,蒋在珍颇不放心,又带熊先煜亲往现场视察。蒋在珍到了大堤上,见堤下房倒屋塌,树木摧折,堤上弹坑累累,乍一看,倒真像那么回事,这才放心。

数日大雨过后,河中沙滩已沉匿不见,10余里宽的水面浪高流急,缺口已被急流刷宽数十公尺,原先挖掘的痕迹全被消灭。熊先煜指着水势汹涌的口门笑道:“师座,我们幸得天时相助,不然的话,那些洋记者一到,大堤是人工挖掘还是炸弹炸开,真相立即可以大白,用什么手段也盖不住马脚啊。”



蒋在珍正举目远眺东南不见尽头的洪水，听熊先煜说罢，他苦笑道：“本来我以为掘堤放水，是为了抗战，执行起命令来，也无所顾虑，并以完成任务为快。可现在想想，不是那么回事。昨天的《中央日报》你看了吧，陈部长把掘堤放水说成是人类空前的罪孽，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人类理智所不能想象的。这些字眼虽然是用在日本人名下，可我觉得我们也挨了骂——掘堤放水是我们干的嘛。”

“师座不能这么说，掘堤放水是上峰的决定，我们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再说陈部长之言，只是一种宣传方法，目的在引起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同情和关注，激起民众对日寇的憎恨和决死抗战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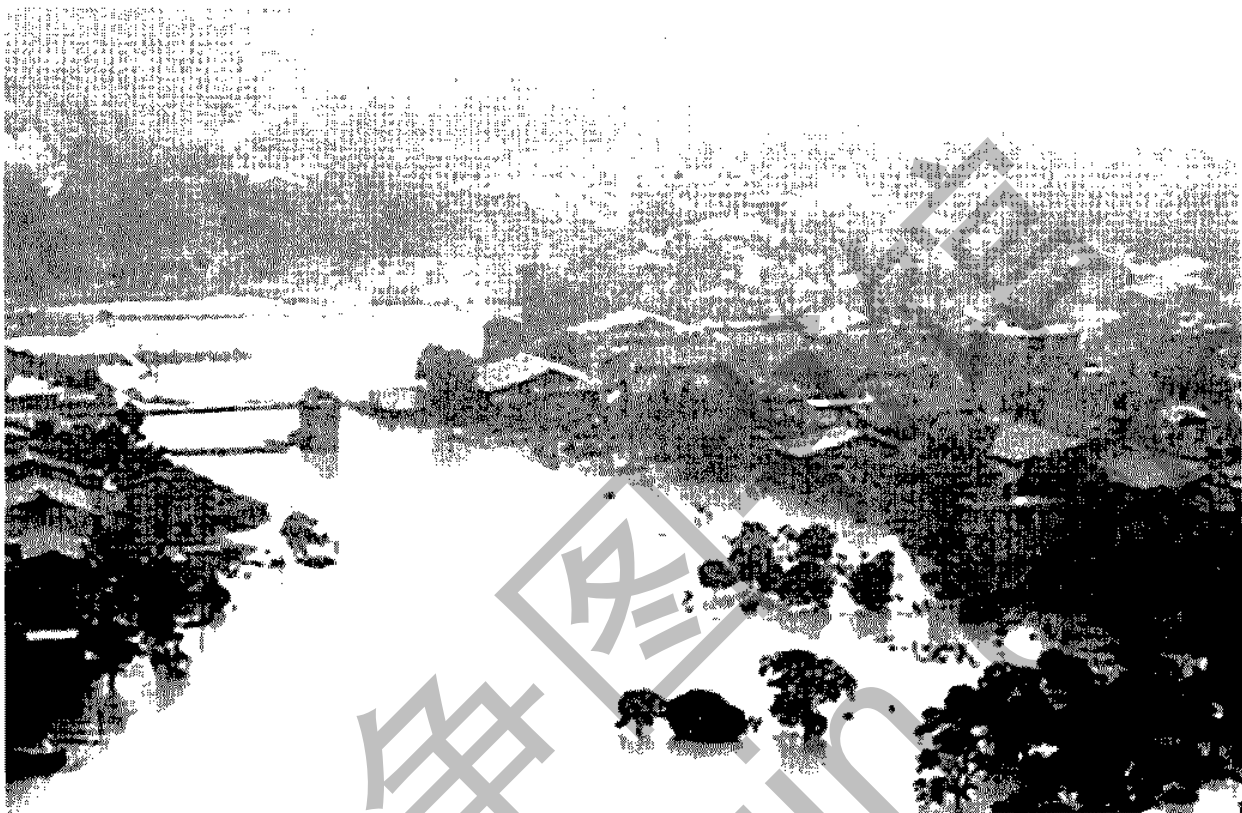
“唉，我宁愿率全师官兵上前线杀敌。就是战死疆场，也还落个英雄美名。像这样不是炸桥就是掘堤，我恐怕到后来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师座想得太远了，也太严重了。我们还是回师部开个会，部署一下抢堵缺口的工作吧。”

两人说着，便乘车赶回东赵集师部。

搞抢堵表演可不像制造敌机轰炸现场那么容易。一是需要相当数量的百姓参加，二是需要能够虚应故事的材料，否则外国记者来了，凭什么“表演”给人家看？

靠部队去召集数千百姓，颇不容易。何况就是召集来以后，新八师也无力负



担这些民工的粮饷，蒋在珍便将这一困难电告程潜，请他解决。程潜即以河南省府主席名义，通知郑州专员公署，命其负责召集百姓参加抢堵。

郑州专员公署很快调集了两千余名民工，住在花园口以西没有进水的村庄内待命。蒋在珍发动一部分官兵分头搜集高粱秆、麦秆，并砍伐树木、搬运石块。部分官兵则将高粱秆、麦秆、柳树枝捆成捆，里面塞上石块，堆积于黄河岸边，以供表演堵口之用。

蒋在珍考虑那些民工都是临时凑集而来，难以指挥，而部队又从未干过堵口之事，担心外国记者来了，军民仓促上阵，可能造成混乱，闹出笑话，又在记者到来之前进行了一场抢堵演习。

于抢堵演习的第二天，一群外国记者在国民党中宣部官员带领下，来到新八师师部所在地东赵集。蒋在珍连日来指挥部队弄虚作假，制造骗人假象，觉得不是滋味，不愿再当外国记者的面演戏说谎，便推说身体不适，要副师长朱振民代他出面接待。

朱振民将记者们带到新八师政训处，在那里举行座谈会，由第三团团长彭镇璞将事先写好的介绍大堤被敌机轰炸经过的材料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又由朱振民介绍了堵口计划。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则在一旁充当翻译。

洋记者们此行目的并不在听报告，所以当时也未提出什么疑问，只是提出要到现场看看。

在外国记者来东赵集之前，蒋在珍已接到商震的通知，提前做好了准备。两千余名百姓和新八师数千名官兵一早便集合于口门附近，等外国记者一到，便开始进行抢堵表演。

外国记者来到现场时，“军民联合大抢堵”已开始多时。他们看到的场面的确颇为壮观，大堤上下，人山人海，号子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民工和士兵们肩担车推，向口门两侧运送土方石块，数以百计的人冒着落水危险，将事先捆扎好的塞有土石的麦秸捆、柳条捆、秫秸捆推入湍急的河水中。大堤内侧，船工们划着载有石块土袋的木船驶向口门附近，然后将所载之物抛入水中。

由于天气炎热，许多民工干脆赤膊上阵，士兵们也索性甩掉军装，只穿一件汗衫或衬衫干活。

无论军民，个个表情认真，煞有介事，假戏真做，使得堵口现场不仅壮观，而且真实感人。当然也难免出现局部的混乱，一些民工或士兵也在混乱中受伤。

外国记者来到大堤上，亮出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对着轰轰烈烈的抢堵现场拍了几张全景照，随后便分散而行。

这些记者仿佛要故意挑毛病，他们用生硬的中国话一会儿向陪同人员提出问题，一会向民工和士兵们问这问那。

有的问：“这里的河堤有20多米宽，但是炸弹的痕迹深不过1米左右，你们介绍说，轰炸河堤的日军飞机有6架，那么我要问，即使6架飞机所负载的炸弹都集中投在一个点上，是否就能把河堤炸开？”

有的问：“日军攻陷开封后，仍然向西进攻，看上去有攻占郑州的企图，但他们为什么要炸开河堤，造成河水泛滥，破坏自己的作战计划？”

有的问：“我看缺口附近的弹坑，土壤都很疏松，不像是被雨淋过的样子。而日军飞机轰炸河堤，是在大雨之前的事，这是为什么？”

……

陪同记者参观的国民党中宣部官员和朱振民等人对这些问题难以回答，又不能不答，只好支吾其词，蒙混过关。一些民工和士兵干脆装着听不懂洋记者的话，不予答复。因为事先蒋在珍已吩咐他们，外国记者提问时，不可乱说。

国民党中宣部官员见外国记者对黄河决堤的原因似有怀疑，怕他们再这样乱问下去，会发现破绽，便召集记者们在大堤上席地座谈，以转移其注意力。

大堤上的柳树，已被新八师士兵作为抢堵材料砍光，找不到一个阴凉的去处。时已近午，外国记者们架不住炎炎赤日的烘烤，坐不了多久，便提出要走。中

宣部官员求之不得，当即带他们乘车返回郑州。

送走了洋记者，朱振民等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外国记者来花园口采访的第二天，国民党监察院委员李世军又来花园口视察。李世军表面声称是奉委员长之命来郑州进行慰问并视察河防情况的，实际上，他却是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来为对外宣传获取“证据”的。

李世军在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黄铎五的陪同下，来到东赵集，听取了蒋在珍关于“堵口”的报告，向蒋索取了几张“军民联合抢堵”的照片，然后又到花园口大堤上转了一遭，拍照片数张，便返回了武汉。

不久，国民党政府又根据李世军的“视察”发布新闻说：“河堤被敌机炸开，抢堵无效，致成泛滥。”各报均按此做了报道，并附上数幅照片，以证明“情况属实”。

后来，国民党中宣部还派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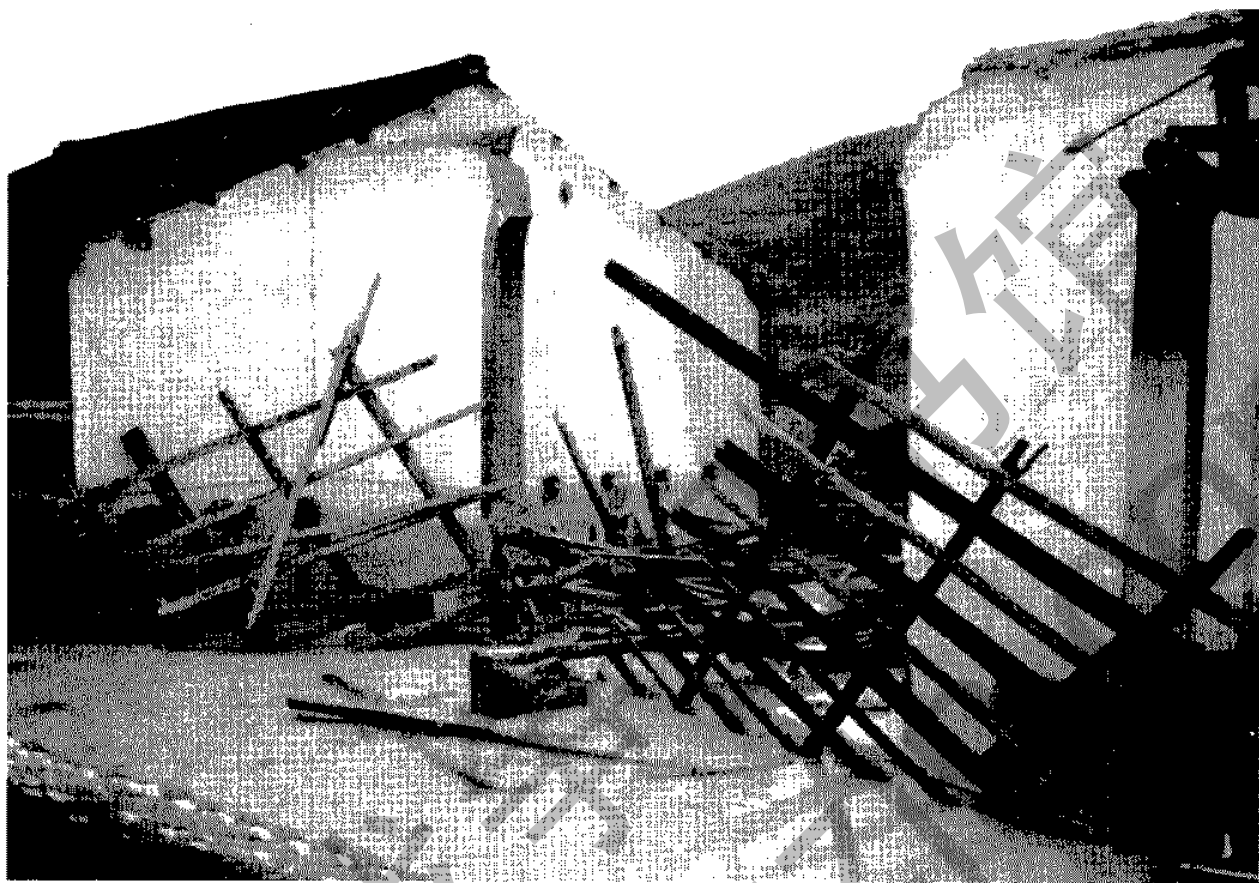
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对外宣传上下了一番工夫，法国《共和报》仍对中国黄河决口一事做出了如下评论：

“以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入荷兰国时，荷国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其领土幸赖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付之一炬，卒致拿破仑一世所统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辄利用水患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准备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宣传，并未能真正掩人耳目。外国记者已通过现场采访，窥破了事实的真相。

黄河决堤之后，滔滔黄水以万马奔腾之势，沿贾鲁河向东南泛滥，迅速流经中牟、尉氏、鄢陵、扶沟、西华等县，泛区水深数十公分或数公尺，水面宽度数公里至数十公里不等，在平汉铁路以西形成了一道漫长而宽阔的泛滥地带。

已经占领中牟，继而向郑州进逼的第十四师团之一部，以及企图从新郑一线突破，向平汉线以西进攻的第十六师团主力，被滚滚洪水一冲，秩序大乱，气焰陡减。一些机械化部队被洪水席卷，坦克、汽车陷入泥潭，无法行动。骑兵部队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纵横驰骋。占领中牟、尉氏两地的日军，尚未来得及撤退，来势



凶猛的洪水已从其东面流过，将其阻隔于泛区以西。

日军第二军为援救孤立于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之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零四师团、军兵站部抽出工兵各约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于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

6月15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附近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用第十四师团士兵两个中队外，又逐次增加了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40只，及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以帮助该师团之一部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于6月16日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共达60余吨。

第二军为应付黄河泛滥给豫东各部造成的混乱局面，于16日将战斗司令部指挥所向归德推进，17日做出了如下部署：

一、第十四师团在开封、兰封集结。

二、第十六师团在杞县、睢县、宁陵间集结。

三、第十师团主力在夏邑、会亭集、永城附近集结。只要水害涉及不到，即应以一部兵力尽可能长期保持于柘城、鹿邑、亳州、涡阳地区。

各部日军经过短期集结修整之后，主力便奉命转移：一部开往鲁西，一部进入皖境，一部渡过黄河，开赴豫北、晋南。

6月28日，第二军归德战斗司令部指挥所撤销，军司令部率幕僚回到徐州。

6月29日，军司令部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会，第二军战死人数为7400余名。

黄水泛滥之后，陇海线两侧日军攻势遂被瓦解，豫东战局，一时转危为安。国民党军留在豫东地区的游击队，配合当地民众抗日武装相继出动，破坏铁路、桥梁，袭击敌移动部队。日军在民权、睢县、鹿邑、野鸡岗、柳河等地不断受到打击。同时，薛岳又命驻郑州以东之第三十九军和驻新郑附近之第二十、第二十四两师，分别向被困于泛区的中牟、尉氏之敌发动进攻。当地民众遭日军残杀暴虐，抗日激情日渐高涨，不少百姓愤而荷枪持刀，加入杀敌行列。

一场围攻残敌的战斗，从而在泛区激烈展开。